

## 让冷门课有“沸点”，让学生“不换台”

武汉大学教授苏德超：“相比‘网红’，我更愿意当‘校红’”

“经常是下课铃响后，一群学生聚到讲台上，把苏德超围在中间，再讨论上三四十分钟。等教学楼灯光尽数熄灭，学生们再拥着老师，在校园里走上一段路，嘴里是形而上学，头顶是浩瀚夜幕”

本报记者王若辰

周四晚上7点，武汉大学教5楼的404教室，前门开着，有几个学生站到了走廊里，头朝教室里面看着；后门也开着，却也被几个站着的学生堵上了。从走廊脚往里看，教室四周站了一圈学生，手里捧着笔记本；过道里也坐着学生，抱着书包，聚精会神地看向黑板。

上自习的同学路过，停下来低声问站在后门边上的听课人：“这是哪家公司的招聘会，这么多人？”

听课人答：“这儿正上课呢。”

“什么课啊，这么火爆？”

“形而上学。”

“什么学？”

不及回答，教室里传来老师的提问：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。我们能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说，一千个学数学的学生，就有一千个 $1+1=2$ ？”

因疑惑而皱起的眉头还没展开，又因这个问题重又紧锁，这位路过的同学收起脚步，与教室内或站或坐着的100多位同学，一起陷入思索。她斜倚着后门框，扶了扶眼镜，看向讲台上那位40岁出头、个子不高的教授——苏德超。

### 给冷门课“加热”

形而上学比较抽象，要讲给同学们，就得有“接口”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做到“用户友好”，能吸引住学生。之后要找到课堂的“沸点”，让学生“不换台”

苏德超最近一次“名声大噪”，源于一次停电。2017年11月9日，还是周四。18点30分，上课铃响，苏德超健步走上讲台，看着满教室的学生，脚步声未落话声便起：“一个人疼痛到昏厥，那这个人是否还在疼痛？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有学生举起了手。苏德超正要请他发言，突然停电了，整个教室暮地一黑。黑暗中，苏德超还是请刚才举手的学生发了言，并说，大家讨论半个小时，如果还没来电，半小时后就下课。有学生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照向讲台，苏德超笑着说，我已经足够闪亮。

他们等到了来电，不过已经是在两个小时以后。这两个小时里，100多位年轻人和一位教授，一直在黑暗中讨论着形而上学，没有人离开。下课后同学们往外走，才发现整座教学楼都空了，只有他们这间教室，仿佛不曾停电。

这堂没入黑暗的课，后来被载入武大2018届毕业生的毕业歌里——黑夜哲学对话，眼眸里升起灯塔。

时光倒回2013年，武大哲学学院教授苏德超准备开一门校内公选课，面向各个专业教形而上学。学院其他老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——哲学已经够“冷”了，形而上学又堪称冷门中的冷门，不容易赢得学生。

而事实是，在武大学生评价教师的系统里，这几年一大半的学期里，学生们都给苏老师打出99分以上的高分。这还不包括众多在教室里站着蹭课、用脚投票的学生。

一堂冷门课，苏德超是怎么“加热”的？

“形而上学比较抽象，要讲给同学们，就得有‘接口’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做到‘用户友好’，得把界面做好。界面做好了，用户‘吸引’过来了，就开始大卖特卖形而上学。”苏德超“揭秘”。

对苏德超而言，吸引学生的“接口”，就是提出各种乍一听好笑、细一想很深邃的问题。比如忒修斯战舰悖论——忒修斯战舰上的木板和零件被逐渐替换，当所有的木板和零件都被更换掉时，忒修斯战舰还是原来那艘战舰吗？要是再把换下来的木板重新组装起来，哪一艘才是原来那一艘呢？

抛出的问题就像点了一把火，学生们开始发言，发言又渐成



▲ 2018年9月19日，苏德超教授在给学生们上课。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

▲ 苏德超的课程受到学生追捧。下课后，苏德超淹没在前来讨论问题的学生中。

讨论、争论、辩论。苏德超在一旁把握火候，或“大火转小火”，点评、纠偏；或“小火转大火”，燃起新高潮。

激发对抗，常常帮助苏德超找到课堂的“沸点”。“每个人都是有限的，而对抗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对抗也是一种情感投入，能让学生在课堂上‘不换台’。”苏德超说。

曾做过辩论队指导老师的苏德超，常对学生们强调要“摆事实，讲道理”，而不是“举例子，讲感觉”。“摆事实不等于举例子，因为孤证撑不起来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；讲道理也不是讲感觉，观点的背后要有道理的支撑。”苏德超认为，大学培养的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思考者，而不是擅长煽动情绪的意见领袖。

多数时候，苏德超在学生讨论环节，扮演的都是倾听者的角色。“我要做的，是偶尔引导一下，让同学们‘顺流而下’，不知不觉中游到哲学的海洋。”

一番激烈讨论后，苏德超会告诉刚才发言的同学，你所说的其实是某某学派的观点，他所说的其实是某某学派的观点，而这几个学派在哲学史上真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争论。学生们听到老师这么说，往往很开心，觉得自己能和哲学家想到一块儿去，形而上学也没那么“面目模糊”了。

经常是下课铃响后，一群学生聚到讲台上，把苏德超围在中间，再讨论上三四十分钟。等教学楼灯光尽数熄灭，学生们再拥着老师，在校园里走上一段路，嘴里是形而上学，头顶是浩瀚夜幕。

### 开脑洞“开到想象力的边界”

从每堂课到最后的考试题，苏德超像是挥着看不见的魔法棒，一路让大家的脑洞开了又开。“我的课吸引人的根本，在于形而上学能让人脑洞开到很大，比科幻小说开得还大得多，直开到想象力的边界”

其实在苏德超“走红”之前，他出的期末考试题已经是“流量大咖”了。

上个学期，苏德超的期末考试题是这样的“画风”：22世纪，人类全部移民到比邻星b，繁衍了上千年后，人类的“水土不服”症候越来越强烈，于是派历史学家“你”返回地球取故乡土。“你”回到地球，见到智能机器人仍忠实而井井有条地履行着职责，有情绪变化、甚至有寿命的类人机器人像人类一样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在类人机器人的图书馆，“你”看到了他们的数学和物理学，与比邻星b的人类水平几乎无异。问题来了——“你”在类人机器人的哲学杂志上会看到什么？

爱的一面，只有理性没有动物性的人生不值得过。那就成了AI了，个体都千篇一律，那么一个我或一个你毁灭了也没什么了。

问：如何培养孩子的理性？

答：说来也简单，当孩子自我表达时，不要打断，让孩子完整地表达自己。并且经常问“为什么”，帮助孩子理清因果关系。我就是这样培养我女儿的，她今年初二，做理性量表测试，理性度88%。我也做过这个测试，我的理性度是92%。

问：上一个好学校对孩子而言有多重要？

答：比好学校更重要的是，是孩子受到最合适的训练。拿我女儿为例。我女儿小升初时上过奥数班，老师说孩子要想在奥数比赛中拿到名次，至少要刷四遍题。可是，哪位数学家的思考方式，和小学奥数老师教的解题思考方式是一样的呢？数学家不是在做习题，而是在解决问题。培养孩子像数学家那样思考和解决问题，并从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，这显然更重要。当然，好学校、好老师非常重要，但如果孩子被好学校拒绝了，那也是孩子拒绝了那个学校，因为那个学校可能真的不适合他。不要过分依赖好学校，找到最适合孩子的，孩子一样会发展得好。

问：为什么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会研究一些哲学问题？

这份考试题，在知乎社区已引来超过24万次的围观。又何止这份考试题，从原创滕胧派爱情微小说，到天津河东区流浪狗伤人案件，从“阿尔法狗会下围棋吗”，到“如何评价耶鲁大学死脑复活实验”——“苏老师的考试题”，已经成为同学们既期待好奇又担心“被碾压”的存在，亦成为网络热搜的桥段。“脑洞大开”，俨然是苏德超考试题的标签。

“形而上学本来就非常‘开脑洞’，因为形而上学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基本概念提出挑战。”苏德超说。比如前文提到的忒修斯战舰悖论，本质上是在探讨事物的同一性问题。这可不是个小问题——“如果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不是同一个我，那我教了一年的课，年终奖该给谁？”苏德超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。

苏德超承认，自己的课程和考试题，都有一定的难度。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学形而上枉学哲学。”他说，形而上学包含很多逻辑推理，要进行非常密集的思想实验。它在很多方面更接近数学。

苏德超给自己定的教学目标，是挑战智商、激发想象、锐化感觉。在课堂上，他要带着学生们进行长串连贯的逻辑推理，谁要是中间开个小差，可能后面一溜都跟不上；他向学生抛开脑洞的问题，也引来学生开脑洞的回答，鼓励学生想人之所不敢想、想不到，他强调锐化感觉对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，分析为什么中国式幽默很难逗美国人笑。

而期末考试那张每每引发热议的试卷，也蕴含着课程教学中未尽的那些探讨，更寄托着苏德超的希望：课程结束了，学生对形而上学问题却不会停止思考。事实上，苏德超的考试题每次一公布，再由学生“情不自禁地公布到网络”，会有不少毕业生、甚至没上过苏德超课的网友也向苏德超交来答卷。

从每堂课到最后的考试题，苏德超像是挥着看不见的魔法棒，一路让大家的脑洞开了又开。“我的课吸引人的根本，在于形而上学能让人脑洞开到很大，比科幻小说开得还大得多，直开到想象力的边界。”苏德超如此总结自己受学生追捧的原因，执意谦逊地隐去挥动魔法棒的手。

### “红”在学生心中

常有人找上门来，称要将他“包装成网红”。但他笑着自嘲“形象上不具备网红条件”。而一届届学生们的评价，却让苏德超的“红”声名远播、经久不衰

苏德超办公室的书柜里，分门别类地摆满了哲学、心理

学、认知科学、物理学、数学、法学等方面的书，还有一些宗教经典。办公桌上，放着正在读的英文论文。

“大学时，喜欢读一切读不懂的书，喜欢作家格非、残雪。现在‘返璞归真’，喜欢读读得懂的东西了。”苏德超说。

课堂之外，这位教授过着平淡而充实的日子。他会陪女儿看电影、讨论剧情，微信里除了关注哲学、数学、物理学等学术类公号，也关注历史、古典音乐、非虚构写作类公号。

常有人找上门来，称要将他“包装成网红”。他总笑着自嘲“形象上不具备网红条件”。

自嘲之下，是他的自醒：“相比‘网红’，我更愿意当‘校红’，在校园里做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。”在苏德超看来，“网红”往往是取悦听众的、表演式的，而“校红”是基于学术、内容严肃的。哪怕是讲笑话，“校红”的梗也必须在于学术里。

“现在大多数‘网红’课程，让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学术，而是关于学术的东西。说到底，是大众娱乐换了形式，而不是学术内容有了新包装。”苏德超收起笑容，严肃地说。

一届届学生们的评价，却让苏德超的“红”声名远播、经久不衰。有学生称他为“烛光导师”，他的课是“很多人每周的理性之光”。

有学生说“苏老师是一面镜子，在镜子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，他是一种引导，但是最终改变你的还是你自己。”

有学生评价他“名震华中七校”，有学生吐槽他的课“选了四年都没选上，遗憾地毕业了”，还有学生为了他的课将出国事宜抛诸脑后，“我会死守在这儿上完课”。

不慕“网红”，致力“校红”，“红”在一届届学生的心中。

苏德超的学生、经历过“停电事件”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颖迪，以苏德超的形而上学课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投稿，获得了大赛二等奖。

那篇长文的结尾，讲到同学李书仁上完苏教授课的课后感：积极又幸福得未曾有过，而又仿佛早就期待着这样，感到了似曾相识的熟悉。

李书仁尤其难忘苏教授在课堂上念过的一首诗，雅克·普列维尔的《公园里》：

“一千年一万年，也难以诉说尽，这瞬间的永恒。你吻了我，我吻了你。在冬日朦胧的清晨，清晨在蒙苏利公园，公园在巴黎，巴黎是地上一座城，地球是天上的一颗星星。”

文章末尾，李颖迪写李书仁：“这门课对她冗长的人生来说，大概就是《公园里》的那个吻。”

成立了，不片面了。

问：为什么懂得了那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？

答：第一，你可能没有懂得真正的道理。第二，你懂得的道理，并不是最重要的道理。比如你懂得数学道理，懂得再多也很可能找不到女朋友。第三，让你跌倒的道理，你并不真懂。

问：能不能用哲学的力量，让自己不生气？

答：有同学曾对我说，他春运时排队买火车票，遇到有人插队，气得他恨不得变成蜘蛛侠。变成蜘蛛侠来解决问题的，实质上是靠物理力量的强大来解决。但其物理力量的强大并不能解决问题，甚至连问题都看不到。因为让我们看到问题的，是我们的观念。下雨了，这不是个问题呢？如果你衣服晾在外面，那下雨就可能是个问题；但如果你认为你的衣服淋湿了无所谓，那下雨就不是个问题。形而上学对基本概念探讨和定义，能剧烈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虽然人的物理力量有强有弱，但真正让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，是观念。一个人长大了，长强壮了，我们会觉得他还是他。要是他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，我们就会觉得，这个人不太像从前那个人了。观念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值得去过，或者更加不值得去过。是观念造成了差别，而不是事实造成了差别。事实只提供造成差别的原料。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重要？原因就在这里。是观念让中国人成为中国人，美国人成为美国人，地球人成为地球人，非地球人成为非地球人。如果没有观念，这些差别就消失了，至少对我们的生活不太重要。回到问题上来，我们生气还是不生气，往往不取决于事实，而取决于我们的看法。哲学通过改变看法，可以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。一个道德修养好的人，不那么容易情绪失控，因为他的看法更合理、更全面。

## 苏德超的哲学小课堂

爱的一面，只有理性没有动物性的人生不值得过。那就成了AI了，个体都千篇一律，那么一个我或一个你毁灭了也没什么了。

问：如何培养孩子的理性？

答：说来也简单，当孩子自我表达时，不要打断，让孩子完整地表达自己。并且经常问“为什么”，帮助孩子理清因果关系。我就是这样培养我女儿的，她今年初二，做理性量表测试，理性度88%。我也做过这个测试，我的理性度是92%。

问：上一个好学校对孩子而言有多重要？

答：比好学校更重要的是，是孩子受到最合适的训练。拿我女儿为例。我女儿小升初时上过奥数班，老师说孩子要想在奥数比赛中拿到名次，至少要刷四遍题。可是，哪位数学家的思考方式，和小学奥数老师教的解题思考方式是一样的呢？数学家不是在做习题，而是在解决问题。培养孩子像数学家那样思考和解决问题，并从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，这显然更重要。当然，好学校、好老师非常重要，但如果孩子被好学校拒绝了，那也是孩子拒绝了那个学校，因为那个学校可能真的不适合他。不要过分依赖好学校，找到最适合孩子的，孩子一样会发展得好。

问：为什么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会研究一些哲学问题？

答：哲学家石里克曾说，伟大的科学家也总是哲学家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改变了我们对基本问题的看法。比如爱因斯坦，通过广义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时空的看法。形而上学作为“哲学中的哲学”，研究包括时间、空间在内的基本观念。我们看到的世界本身并不构成事实，要让它成为事实就需要概念去切割它，而概念要去切割它就需要观念。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，伟大的思想家如马克思、恩格斯，也会改变了我们的观念，改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看法。

问：为什么《孙子兵法》会跨越文明、全世界流行？

答：《孙子兵法》更多解决的是人的动物性方面的困境，比如人的猜疑心、不安全感和本利性。《孙子兵法》是工具，工具都是通行的，各种文明都能理解，也都需要。很多文明都能诞生《孙子兵法》之类，但唯有中华文明的土壤孕育了孔孟庄禅之道。这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地方，是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观念。

问：有哪些耳熟能详的熟语是不合逻辑的？

答：比如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。纯粹按字面意思推导，仁义就等于一千份“粪土”。但这里的“钱财”和“千金”的概念不一致，不能递推，这样就可以把逻辑矛盾消解掉。有些熟语“细思错极”，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孤证或个体体验。不过也应看到，逻辑是分阶、分层次的，我们加入辩证法再去推，熟语就